奋进新征程·青年官兵的成长与梦想

# 大渡河畔的军号声

■李孝时 本报特约通讯员 洪福乐

“嘟……”水电站旁，武警四川总队雅安支队某中队司号员范小辉用军号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迎着汹涌的大渡河，指导员讲起了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故事。

号声渐息，余音在峡谷间回荡，也在官兵们心中激起层层波澜。然而，鲜有人知道，嘹亮号声的背后，曾有一段并不“响亮”的开始。

几年前，刚接任司号员岗位时，范小辉吹出的号音甚至可以用“糟糕”来形容。

军号吹奏讲究气息绵长、唇振稳定、吐音规整。起初，范小辉摸不透诀窍，只是机械地反复练习长音、定调、换气，迟迟无法入门。嘴唇练得发酸发麻，吹出的号声却依然时断时续、杂乱无章。等最初的新鲜感褪去，他的训练劲头也渐渐减弱。

范小辉的松懈，被时任指导员敏锐地察觉到。一天清晨，趁着河谷天气晴好，指导员带着范小辉来到大渡河边。

滔滔河水奔涌向前，拂面清风抚平心间浮躁。指导员问他：“小辉，你认为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是靠什么来鼓舞斗志、激励兵心？”

范小辉愣在原地，内心微微一动，却总也抓不住答案。

“是冲锋号。”指导员说。他缓缓讲起了老红军张生荣的故事。

张生荣12岁参军，在组织的安排下成为司号员。1935年5月红军强渡大渡河时，15岁的他顶着枪林弹雨，在战场前沿吹响冲锋号，鼓舞着红军将士乘船强渡、决胜天险。嘹亮的号声，成为铭刻在张生荣人生中的难忘印记。哪怕年过百岁，他依然熟记所有号谱。

范小辉从来没想过，小小的军号，居然能承载这么重的分量。

“时代变了，战场变了，但冲锋的信仰永远不变。”指导员的话坚定而有力。

回去以后，范小辉重新燃起了对军号的兴趣。他经常把练习的地点放到大渡河畔，迎着徐徐晨风一遍遍吹响熟悉的旋律。

在先辈精神的感召下，范小辉练兵备战的热情也愈发高涨。自身本领精进后，他还主动帮助身边同志成长。

如今，范小辉多次担任支队司号员集训教员，为支队培养出30余名司号员。

河谷长风不息，大渡涛声依旧。朝来暮往，嘹亮的军号在大渡河畔久久回响。

**新闻样本**

当手机屏幕的方寸天地成为一代人感知世界的起点，当即时反馈的成就感逐渐重塑年轻人对“价值”的理解，一个现实课题摆在面前：走出虚拟空间、扎根深山哨位，这些年轻官兵如何在寂静与坚守中重新锚定人生的方向？大山深处，一群年轻的战士用奋斗给出了回答。从指尖精彩到山河守望，他们完成了一次深刻的价值校准。

每一代青年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成人礼”。91年前，17名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红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强渡大渡河，用血肉之躯踏出革命生路。今天，同样年轻的官兵在深山峡谷中日夜巡逻，守护着水坝的安全，也守护着下游群众的安危。时代不同、任务各异，但两代青年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我的青春究竟为了谁，该往哪里去？

# 从“王者峡谷”到深山峡谷

■匡 磊 连 轶 本报特约通讯员 洪福乐

**特 稿**

没有霓虹闪烁，站在哨位上远眺，群山深邃，大渡河在谷底沉闷地流淌。这是武警四川总队雅安支队某中队二级上士刘爽第637次站夜哨，他依然需要用力对抗困意。

“参军前，这个点正是打游戏最精神的时候。”他说，“那会儿，《王者荣耀》里角色特效炫酷，队友语音吵得耳机发烫。现在呢？只有风声和水声。”不过，在军营里的几年，刘爽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没有游戏里“王者峡谷”的惊险刺激，深山峡谷里执勤的生活也别有一番滋味。



武警四川总队雅安支队某中队官兵检查山体情况。 郑 磊摄

## 不一样的“峡谷”，不一样的青春

刘爽入伍前的生活，是另一番光景。

他曾经是游戏《王者荣耀》顶尖的玩家，靠游戏代练月入过万。在虚拟的游戏峡谷里，他是掌控节奏、决定胜负的人。他的游戏ID后面跟着一串让无数玩家羡慕的标签，微信里排队等单的客户从没断过。

那种被需要、被认可的感觉，曾是刘爽全部的精神支撑。尤其是父母意外离世后，刘爽把自己埋进游戏里，用一场接一场的“胜利”填补生活突然塌陷的空洞。

穿上军装后，从“王者峡谷”来到深山峡谷，刘爽仿佛一下子与外面的世界“断开连接”。信号时断时续，想刷个短视频都得举着手机满院子找信号，更别说打游戏了。“那时候感觉，这沉默的大山沟让人特别压抑。”刘爽说。

有落差的不止刘爽一个人。

二级上士李文敏当年刚分到中队第三天就蔫了。他说自己“像被扔进了一口井，四面都是山，抬头只有巴掌大的天”。这个高原长大的小伙子体能底子好，但心气始终提不起来，只想着满服役期就退伍。

下士白梦琦来自内蒙古。草原辽阔干爽，这里却潮湿闷热。雨季的时候，他身上长了一大片疹子，夜里痒得睡不着；冬天的时候，湿冷的空气让他手脚长满冻疮。身体上的不适，让白梦琦成了中队闹情绪最厉害的人。

“最难的不是训练，是把心定下来。”中队长坦言。

中队建队之初，支队政委在蹲点帮建过程中，曾为他们定下一个建队目标：“干部蹲得住、骨干留得住、新兵守得住、目标看得住。”

起初，中队利用新兵下队第一课的契机，走进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在“十七勇士”浮雕前开展红色教育。他们还成立了创作小组，自制红色漫画集，自导自演情景课《红军长征在雅安》。

在创新教育载体的同时，中队同步推进“人员常谈心、家庭常走访、矛盾常化解、情感常交流”暖心工程，干部骨干把谈心桌搬到哨位旁、训练场，利用碎片化时间拉家常、问冷暖；通过线上“云家访”与线下实地走访相结合，借助“三互”小组等载体搭建情感交流平台，让官兵在互帮互学中增进情谊。

“效果有，但管不了太长时间。”中队指导员说，“现在的年轻人想法很多，光讲大道理是行不通的。他们需要找到‘我在这里到底有什么用’的答案，才能真正扎下根来。”

转机，出现在“一人一策”精准培养模式的推行中。

## 找准自己的战斗位置

“一人一策”，即因材施教，为每个人科学规划成长路径。这个工作听起来简单，做起来是个细活。

“现在的年轻官兵，许多人都玩过《王者荣耀》。游戏分为对抗、中路、打野、射手和辅助五种位置，依靠不同的组合，才能打赢一场战斗。”指导员介绍说，中队从游戏中获得启发，全面分析每名战士的专业岗位、能力水平和性格特点，为他们设定适合自己的“分路”。

被指导员叫到办公室那天，刘爽心里直打鼓。他以为又要被做思想工作，没想到指导员问的却是：“你打游戏能打到全国前几名，说明手速快、反应灵、对网络敏感。你想不想当网络维护员和新闻报道员？”

刘爽愣了一下。在游戏里，他身在“打野”位置。“峡谷”里的每一条路径、每一个草丛，他都烂熟于心。而在现实生活中，在这个位于深山峡谷的中队里，他的“野区”在哪里？他从来没想过。

拿到相机那天，刘爽抱着满山跑，拍战友执勤的背影，拍大坝晨雾里的剪影。第一篇稿子发出来的时候，他盯着屏幕看了很久——那种感觉，有点像他第一次在游戏中打上全国排名的感觉。去年，刘爽成功选晋二级上士。翻着自己整理的相册，他对自己拍下的每一张照片都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是白梦琦雪中执勤，那张是李文敏五公里武装越野冲线——记录战友们的精彩瞬间，比游戏截图有意义多了。”

李文敏体能好、性格要强，中队给他定位为“对抗”，并为他立下“体能尖兵”的目标，安排训练骨干一对一帮带。李文敏铆足了劲——别人跑五公里他跑八公里，别人练一遍他练三遍。前年支队组织军事比武，他取得单课目第一的好成绩，打破支队3000米跑纪录。

得知成绩时，李文敏蹲在跑道上哭了。他说，游戏的胜利，只能让人获得短暂的开心，开心过后，整个人是空虚的。可冲线那一刻，他听见战友在吼、在叫，那种真实的声浪把他淹没了。这样的开心，让他感觉特别充实。去年，李文敏所在班荣立集体三等功。当初那个说“服役期满就回家”的年轻人，如今已成为班里的顶梁柱。

白梦琦心思细腻，中队便给他定位为“辅助”，将其作为巡逻时的“安全员”，担负路途中的观察和警戒任务。一次例行巡逻，白梦琦突然叫停队伍：“土色变了，可能有滑坡迹象。”靠近查看后，他们发现，连日降雨让山体出现了细微的裂缝。巡逻官兵立即拉起警戒带，重新规划路线，规避了一次风险隐患。战友说他“眼尖”，白梦琦却说：“走多了就熟了。以前觉得是山，现在觉得像家。”

中队走廊尽头有一面“青春回响墙”，官兵把每周的成长感悟贴在墙上。纸条层层叠叠，一些纸条已经泛黄卷边。有人写：“今天第一次独自站完夜哨，原来黑暗也可以被我习惯。”有人写：“‘王者峡谷’里失误了还能补救，执勤站哨不行。守住了，才是真胜利。”

指导员说：“晚上大山漆黑一片，外面的世界灯火辉煌。但只要一想到我们守在电力的源头上，每一束光都从自己脚下的哨位流淌出去，就感觉很骄傲。很多事情，因为坚守才变得有意义。”

## 打赢真正的“团战”

心定下来以后，青春便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2022年9月5日，四川省泸定县突发地震。几十吨重的巨石从山上滚落，砸中执勤点哨位外墙。更让官兵牵挂的是驻地群众——道路、通信中断，多个村庄“失联”。

中队接到命令：“立即挺进重灾区，不惜一切代价！”目标，是已成为“孤岛”的草科乡。

脚下是随时可能滚落的碎石，身侧是万丈深渊。碎石哗哗作响，官兵每一步都走得心惊胆战。“排长，这哪有路啊？”下士姚云杰问。排长余良斌头也不回：“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有路吗？跟着我踩出来的脚印走！”

队伍爬上一处塌方体，巨大石块堆叠交错。姚云杰脚下一滑，半个身子瞬间悬空。班长孟宏磊一把拽住他的背囊，手上青筋暴起：“抓住我！”姚云杰被拉上来后浑身发抖，手心全是冷汗，可他咬着牙站起来，跟着队伍继续前进。

跟随中队前往灾区的那天，距离姚云杰选取下士才5天、成为预备党员才6天。后来有人问姚云杰勇气从哪来，他说：“我想活着回来，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那一夜，中队官兵硬是用肩膀和双手，转运出15名受伤群众，运送物资120余件。10天后部队撤离，老乡追着车队往车斗里扔食物，高喊：“兵娃儿，保重啊！”

2024年7月20日凌晨，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马烈乡突发短时强降雨，山洪裹挟着泥沙、石块倾泻而下。凌晨5时30分，中队值班室电话骤响：“多名群众失联，立即出动！”

“所有党员跟我上！”排长杨凯抓起背囊冲进雨幕。车行至接近马烈乡时，前方路面已被冲垮。官兵们拉开车门，跳进没过膝盖的泥水，徒步到受灾中心地带。

整个村子已被泥沙冲毁，不少房屋只剩屋顶露在外面。在一间半塌的屋子里，他们发现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蜷缩在墙角。当看到浑身湿透的官兵时，老人泪湿眼眶：“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杨凯扶着老人一边往外走一边安慰他：“爬进来的。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您安全送出去。”

连续30多个小时，中队官兵转移被困群众72人。官兵们的手脚被泥水泡得泛白脱皮，不少人腿上划出道道血口，简单包扎后又重返一线，继续战斗……

从“王者峡谷”到深山峡谷，这群年轻的官兵完成了一场人生的跨越。他们曾在虚拟世界里寻找坐标和成就，如今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定义了胜利——胜利，不在虚拟的段位里，而在现实哨位上；不在于一局游戏的输赢，而在于一方百姓的安宁。

如今，每次集合点名结束，《祖国不会忘记》悠扬的旋律都会在中队营区响起。“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那是历史的回响，也是一代代官兵用忠诚唱出的青春之歌。

# 校准青春的价值坐标

■邢 晨

对于初入深山的年轻战士而言，从虚拟世界的信息洪流中骤然抽身，面对寂静群山和日复一日的执勤任务，心理落差是必然存在的。但这种落差并非“水土不服”那么简单，它折射出部分青年官兵在价值认同上从“短期快感”向“长期奉献”转型的现实挑战。相比过去，今天物资保障日益丰富、执勤条件更加完善，如何让年轻一代在相对艰苦的环境中定下心来，成为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完成的课题。

“一人一策”精准培养的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他们没有停留在简单说理，而是以官兵的兴趣爱好为抓手，深入分析每名战士的性格、特长与发展方向，为其制订成长路线图。当每一名战士都能在被看见、被需要中确认自身对集体的贡献，“定下来”便不再是外在要求，而是内在认同。这启示我们，新时代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着眼于让青年官兵在各自战位上找到“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的答案。

更深层的价值重塑，往往在重大考验中完成。前方是地震、塌方、山洪、泥石流，面对生死抉择，年轻战士毫不迟疑。他们手拉手挺进孤岛，转运受伤群众。那一刻，虚拟世界的“胜利”显得无比轻飘，真实世界的守护重若千钧。事实证明，越是急难险重任务，越能淬炼忠诚本色；越是置身极端环境，越能校准价值坐标。强军事业的伟大实践，本身就是锻造坚定信念最生动的课堂。

**锐 视 点**

# 青春在这里回响

■武警四川总队雅安支队政治工作处副主任 王 帅

**亲历者说**

我是这个中队第一任指导员。

8年前，中队刚组建，第一批新兵下队。有人嫌驻地偏，有人到处找手机信号，有人半夜偷偷哭。其实我同他们一样，也是第一次走进大山。

那天，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新兵孟宏磊问我：“指导员，他们当年图什么？”

我没直接答，问他：“你说，我们今天守大坝图什么？”

他答不上来。

我告诉他：“当年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是为了以后的人不用再强渡。我们守在这儿，是为了下游群众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没想到自己会给出这个答案，但话说出口，我也完成了一次自我教育。那晚，孟宏磊上哨站得比平时都直。

后来，我在走廊尽头设计了一面“青春回响墙”，让他们谁有想法就写下来贴上。第一张是孟宏磊写的，他说，“今天，我明白了为什么站在这里。”我也贴上了自己的感受：“坚守大渡河畔，青春终会回响。”

几年前，我调到机关工作。每次回中队，我都要在“青春回响墙”前站一会儿。当初当指导员的时候，我最想带出尖子、拿好名次。现在觉得，这段指导员生涯，最值的就是看着一茬茬官兵把“我在这里到底有什么用”想明白了。

有时候看着刚入伍的新兵迷茫的面孔，我想，他们终究会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答案。

（洪福乐整理）